

*The Lady of Linshui: A Chinese Female Cult.* Brigitte Bapand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74 pp.

林瑋嬪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臨水夫人》一書改寫自作者的博士論文，最早以法文出版 (*La Dame-du-bord-de-l'eau*, Bapandier 1988)。經過增補修正後，在2008年由Kristin Ingrid Fryklund 翻譯成英文。本書內容描述漢人信仰中的女神陳靖姑傳奇的一生。透過她的早慧、抗婚、閩山學法、降妖伏魔、脫胎祈雨、斬白蛇而成神過程，Bapandier 欲探討漢人社會 / 宗教中的女性意涵。作者認為陳靖姑的故事融合了多種宗教信仰 (包括巫術、秘宗佛教、道教 [其中又分閩山、茅山、正一與神霄] 等等)、歷史傳說 (西遊記與封神演義)、儒家思想、以及閩地風俗。如此豐富的內涵特別能夠提供我們從多重的角度理解漢人社會中之女人的角色。此外，雖然本書大部分以古本通俗小說《臨水平妖》的文獻分析為主 (一至六章)，作者也加入了她在臺灣臺南、福州與古田等地蒐集到的儀式資料 (七至九章)，並在該書的第十章探討臺南臨水夫人廟的一位乩童。如此全面性的呈現方式使得本書在漢人宗教研究上有其重要的貢獻。

由於本書含括了多種信仰、神話與儀式，也跨越了不同的歷史、地理時空，因此如何由此複雜的材料探討漢人的女性概念就相當不易。Bapandier 不贊成過去的研究往往將宗教的不同層面分開處理 (頁261)。她在導論就提出即使像是《臨水平妖》表面看來不甚連結的故事，底層仍有一完整的象徵體系 (a fundamental symbolic unity, 頁22)。它們是人們無意識表徵的地方文化呈現 (local cultural manifestations of unconscious representations, 頁24)。

導論中作者的用語讓我們嗅出她的結構論傾向，接下來的分析更加強了這個印象。本書由一個精彩的故事開始：五代十國時期的閩國泉州府境內有一洛陽江，江上有玄天上帝成佛時自剖腸肚落入江中轉化為龜蛇的二怪為虐。他們在江中興風作浪，吞食往來客商。觀音知道後動了惻隱之心，決定幫助當地剋使造橋。她化身為一個美女，坐在彩船，泊在江上。凡任何人能以金銀擊中，

得以娶她為妻。一時人山人海，眾人皆來投擲。當時有一韭菜販王小二亦來試其運氣。由於屢擲不中，坐在江邊悶悶不樂。剛好呂洞賓路過，見韭菜哥長吁短嘆便來助他。呂仙將其塵尾一拂，王小二的銀兩便對著江上美女飛奔而去，那知觀音提防不及，結果銀兩側中了她的髮絲。觀音將此髮絲拔落，投於江心。白絲即刻化為一條白蟒，竄入水中。大士知道此蟒將來必定害人傷民，因此咬破中指，彈出鮮血，投於福州下渡，此即後來之陳靖姑。觀音後來沈於江中消失。王小二見人船皆空，羞憤之餘便投江自盡。觀音將王小二轉世，成為後來陳靖姑的丈夫劉杞。

我們看到此故事一開始，陳靖姑、白蟒、血、髮、正、邪，在Baptandier的筆下，就已布下了「兩條對立的線」(two opposing lines, 頁64)。這些概念在隨後的分析中不斷交叉發展，直到最後「陳靖姑騎坐白蛇首而成道」，二者才合一，轉化為(transform into)「神」——臨水夫人。書中另有不同的二元對立與轉化，如Baptandier認為白蛇的手下張坑鬼代表純陰，丹霞大聖屬純陽。丹霞大聖因生性好色，被陳靖姑去勢後，才進入「道」(頁110)。

作者以接近結構論的方式來分析故事中的角色，使得她在後來討論與臨水夫人相類似的神祇，如碧霞元君、註生娘娘或七星媽時(五至六章)，認為她們與陳靖姑是有著相對應(homologue, 頁169)的關係。也就是說，她們表面的不同只是呈現一個共同女性概念的不同面向(頁160)。第七到九章在探討與臨水夫人信仰相關的儀式，如「栽花」或「過關」時，文字相當平鋪直敘，似乎也是將這些儀式視為驗證神話的方式。同樣的，結尾討論臨水夫人的乩童時，Baptandier認為該乩童的一生是臨水夫人神話核心概念在當代社會真實呈現(turn key points of the legend into a reality, 頁256)。如此接近結構論的傾向不免帶來一些問題，例如，究竟何者屬陰，何者屬陽，二者之間又是否是對立的關係，實難斷定。此外，過於重視結構概念反而使得本書忽略了儀式本身，以及乩童能動性(agency)的討論。

除結構論外，本書的字裡行間也穿插了心理分析的意圖。例如，作者認為白蛇與陳靖姑系出同源——觀音。貪婪、野性的白蛇事實上是順服於道統的陳靖姑之「另一個自我」(alter ego, 頁72)，兩個特質不但在一生中不斷競逐、交纏，即使在故事結束時陳靖姑騎坐白蛇首成道之時，兩者仍共存(simultaneous coexistence, 頁84)成為臨水夫人廟中最重要的象徵。如此的分析方式

讓我們感覺到作者對於理論的使用有綜合性的傾向，她自己在書中也從未清楚地表明其理論立場。

最後，作者認為陳靖姑的遭遇也投射了一個位於漢人父系體制之女人的困境。因此，即使陳靖姑具有過人之智慧，亦無法掙脫父系意識形態的網綁。她仍需結婚、產子。而且，因早先不願學習與扶胎救產相關的法術，反而使她自己在後來遇到生產的問題時無力自救。不過，如此從父系結構的角度來審視陳靖姑，也窄化了《臨水平妖》一書作者所賦予陳靖姑的力（power）。如果翻開成書於17世紀左右的小說來看，我們很快會發現書中的男人多半是無法抗拒美色的王侯（如閩王）、法力不夠高強的道士（陳靖姑堂兄陳守元與茅山派袁廣志），或是品德高尚卻無法自保的書生（陳靖姑夫婿劉杞）。相反的，女人，特別是陳靖姑與她的女性團隊們（林九娘、李三娘等）不但是家的生產者，也是閩國與宇宙秩序的守護者。女人在這本小說中如此不尋常的重要性，因而提醒我們更需思考的是：女人的角色在小說成書的時期（約17世紀）是否具有一些與過去不同的意涵？

無論如何，漢人宗教研究中，很少有以一本書的格局來探討一個女神。先前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媽祖或觀音信仰上，忽視了臨水夫人這一重要的女神。過去的作品也較傾向從政治或經濟的分析著手，少有專注於一個女神信仰的象徵研究。因此，本書豐富了我們對漢人信仰的理解，適合對宗教學、人類學與性別研究有興趣者閱讀。